

## 二、布袋戲伯公

「食飽啊啱！向前行！」狗老大講！

睺狗陣頭下大大嘴吞个形，好定泥俚个屎肚跔在咕嚕咕嚕嘍，毋過這「田鼠魚生」俚猶毋敢摸，唉！狗老大又擱睺透俚个屎肚皮，睺著佢隨手一刺，提得俚一支蔗。

「食菜个狗！哈哈！」狗陣內底有狗吵亂起來，狗老大對佢一瞥，遐隻狗即乖乖嘴恬恬。

第一擺恁咬蔗連皮食，蔗汁真香，俚噍啊噍，噍啊噍！

當俚目珠眨眨享受蔗个好食个時，好定泥傳來熟事个聲音。「後生啊！你在食麼个好料啊？噍到恁香？」當俚擱打開目珠，目前係阿依个大面，「啊！」幾時頭下正係一個發夢啊？

一回神，俚睺遐睺這望啊望，正發現係到位伯公屋下啊，透過車窗望過去，四輪轉歸片暗摸摸，正有頭前黃黃个電火在曠熠……。落車了後，後背若像有人在跔，幹頭聽著低聲「嗯——嗯——」

「狗老大？」

正睺著大黃狗「汪」一聲鑽入烏暗遐去。

「麼个狗老大？等下愛有禮，記得喊伯公。」阿依擱行李在俚膺身脣跔核核，佢雖然無講麼个，毋過俚知佢係在驚。習慣城市光光个俚人，無習慣面對這片恬靜个烏暗。「你怙仔嘛實在有影，擇一個佢開會个時間，定著愛俚送你過來，等一下轉臺北遐歸大站路，仰子駛……？」有影，阿依在驚个時會嗷嗷念。

「碰！」木門掀開，探出頭，一個矮頓矮頓、勇勇个老貨子。

阿依撻俚，意思愛俚喊人：「伯……伯公！」

烏暗內底睺毋會清這個老貨子个形，「哈哈！阿清个孫子哦？毋會穠哦！生到真高真勇哦！一兜仔嘛無成阿清，歹竹出好筍呢！」老貨子著面講著面行過來斟酌拗俚睺，撻撻俚个手骨、撻撻俚个胸坎，親像在貨物檢查。

「入來入來！外頭蚊多，你人睺起來好食款，堵好係蚊个好食物。」

「毋使啊啦！伯公，俚駛轉臺北猶有足長一逝路，即無入去坐啊！俚人屋下阿鈞即交得你啊。」事正講煞，阿依拚緊緊鑽入車內，即恁

拗佢放煞！即·恁·拗·佢·放·煞！一兜仔阿依个愛嘛無。

「食飯-言？」

「食啊！」毋過這個老貨子親像無聽著佢个回答，硬討渡佢去灶下，幾時食飯桌早即排好飯菜啊。在佢捧飯碗，準備大食大啖个時，伯公猶打開冰箱尋遐尋這，提出一罐「烏烏殍殍」个玻璃盞，對佢嘴開開笑，提得佢講：「即係這味！你阿公阿清頭愛食，一口氣會用食七碗，你係佢个孫子，頭無嘛愛食四碗。」「阿依哦，這係麼个？敢會用食？」對這無外知个食物，佢開嘴即講。

「惹孫，這係佢為著你來特別做个滷鹹蚵醢，蚵係偲人四湖供个！你睜你睜，恁大粒……。」伯公著面講著面挾出蚵，攔直接塞入佢个嘴，鹹鹹臭腥个味直直在佢个胃深深个所在滾絞，得佢吞嘛毋係，吐嘛毋係，「扒幾下口飯，直接食傷鹹啊，傍飯食、傍飯食。」伯公好意提醒佢。

一個大碗公尖尖个白飯出現在佢面前，「上回你依嘛連食兩碗，睜佢幼秀幼秀，無想著恁會食。」佢正總算知阿依驚到攔緊偷走个原因啊，幾時佢驚得人粹飯食。

「伯公，佢食毋會落。」

「麼个食毋會落？滷鹹蚵醢毋罅落飯哦？無要緊！來！」伯公對碗櫥內底提出另外一個玻璃盞，這個佢知係滷菜頭，脆脆，毋會歹食。

在伯公个「關愛」之下，佢總算拗飯食淨啊，因落碗箸了後，斟酌睜這個灶下，角頭有一個大灶，這滿猶有這種物件啊？——

伯公渡佢到房間，一張大大个通舖，木枋床占去房間个三分之二，伸个空間因木衫櫃和一張地球書桌，猶个傢伙頭咧？無啊。顛倒係遐大眠床面上排歸排書櫃，內底書粹到淦淦，書架面上企四、五個布袋戲。

「這係佢後生个房間，佢和你阿怙共款去城市打拚，佢嘛有一個孫子和佢般大，毋過……，」這嘎無下文啊，伯公个目珠內閃過一絲孤單。

「被佢攏炙過啊，你先好好睡！」講煞，伯公嘴擘擘，拗佢一個人留在房間內。無！毋係佢一個人，聽著窗外唧唧啣在鳴个蟲，毋知歸片烏暗內底藏有幾多隻蟲。

「這滿正九點呢！」佢大字形倒在眠床，感覺有確確，仰子毋係彈簧床啊？無電腦、無網路，攞無彈簧床！唉！「足想屋下个！」佢佇毋會核開嘴即講，嘎嘛無意無意慢慢跌入發夢內底。

「咕~咕~咕~」遠遠漸漸傳來雞啼聲，「佢擱眯一下啦~~！」即在佢目珠目珠眯眯擘開個時，被得人一掀，目珠頭前好定泥光起來！

「公子起來啦？」

「有請——鏘鏘鏘！」

伯公在佢面前，一手一隻布袋戲，即恁做戲起來啊！

「一口道盡千秋事，十指弄成千萬兵。」恁個鬧鐘無起來嘛真難，佢佇毋會核踎伯公個布袋戲「鏘鏘鏘」，這兩個布袋戲，一個生到白白淨淨、斯斯文文；另外一個有兩粒大門牙，動作搖搖晃晃。

「阿鈞，提一個試睭望。」

佢一下即睭著面烏烏，額頭面上有一個彎彎月光個布袋戲，手伸入去，手指公和四支手指頭開始弄。

「包拯出現囉！二齒你猶毋較緊轉來？」伯公舞斯文個布袋戲寬寬講。

幾時這身布袋戲喊做「包拯」，即係遐個包青天。

「包拯又仰子？佢無做歹，過佢逍遙個日子！」伯公改用另外一個聲音，笑笑在講。

佢毋知愛講麼個，舞手面上個「包拯」，得佢行好笑個腳步，又拗腰又肩頭烏白停動。

「這個包拯今日食毋著藥啊，起童啊！」二齒講。

哈哈！伯公渡佢著面弄布袋戲著面行去灶下，無三明治、紅茶個食飯桌，園地豆、糖、醋、葫和白飯，「這兜攏係自家屋下生產個！」動作優雅個布袋戲在紹介，「作穡人透早即無閒，你睡到日頭炙屎肱係會柶死個！好佳載堵著好心人拗你留晨早頓，猶毋緊講勞力。」二齒啞嘴直頭講。

佢嘛毋係省油個燈，回講「佢包拯，昨暗睭公文睭到目珠硬討睭目，硬討青睭啊，這滿有法度起來，毋會糶啊！」佢望一下壁竦個時鐘，正七點，「啊？這滿正七點？傷早傷早，佢討倒轉去睡。」

「哈哈！毋會用！」伯公笑到足歡喜，這滿斟酌睭伯公，圓圓

个面頰卵得日頭炙到像巧克力共款，細細粒目珠笑到攏眨起來啊。

「緊食！等下和佢做伴去學校做助教。」伯公一屎肱坐落，兩身布袋戲跔在桌脣坐落。「這個文生，這個係丑子，布袋戲和北京戲共款，分生、旦、淨、丑、雜……。」對伯公个嘴內底，佢知布袋戲个角色，猶知布袋戲內底个「師傅」，嘛即係頭手，負責大部分个對白，難怪頭下聽伯公「變聲」講事。

伯公會變聲呢！佢拗伯公跔核核問猶有麼个聲音？伯公示範三、四個了後，毋講啊。「伯公，你恁厲害，敢正會三、四個定？猶有猶有！」伯公目珠眨眨講：「得討毋會赴啊！去到學校正擱拗你講。」

伯公揪佢坐起去佢个寶座——鐵牛車「撲！撲！撲！」向前行，愛去哪位？「鹿場國小啊！」

伯公烏罐子裝豆油哦！猶在學校教布袋戲。「多教一個係一個，以前偲人四湖鄉滿那位攏係布袋戲班，你阿公嘛會弄下，佢弄『戲旦』，即係妹子啦！姿勢真靚，張樣个時得人骨頭攏酥啊。」

「佢个阿公嘛會弄布袋戲？」

「會啊！差一兜仔佢人兩個討組一個戲班。好佳載落來打消這個想法，這滿這兜布袋戲班收个收，歇个歇，散到比日頭落山猶較緊！」

罔講罔講，遠遠一間小學出現，仰子正有一排教室？

「慧孫，這跡位人口無幾多，敢需要恁多教室？歸間學校正三、四十個學生，學校長熟事逐個人，感情真好咧！」

伯公正落車，幾下个团子從過來，喝講：「師傅！你聽睜望，佢背好臺詞啊，得你驗收。」這幾下个团子手攏擎布袋戲，在日頭光照落，布袋戲个面在發光，這仰子會係夕陽產業咧？